

冊府元龜

六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六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六冊目錄

卷二五一	復邦	三〇〇五	才智	三〇七一
卷二五二	訓練	三〇一〇	文學	三〇七三
	禦備	三〇一一	失德	三〇七四
	交質	三〇一三	監國	三〇七六
	行罰	三〇一五	將兵	三〇八〇
卷二五三	識闇	三〇一〇	禮士	三〇八三
	奢侈	三〇一三	齒胄	三〇九一
	信讒	三〇一四	講學	三〇九三
卷二五四	失政	三〇三〇	忠諫	三〇九六
	失禮	三〇三六	褒寵	三一〇一
卷二五五	失賢	三〇四一	追謚	三一〇三
	拒諫	三〇四三		
	害賢	三〇四六		
卷二五六	總序	三〇四九		
	儲宮部			
卷二五七	建立一	三〇五〇	宗室部	
	建立二			
卷二五八	誕慶	三〇六七	卷二六一	總序
	儀貌	三〇六八		三一〇七
孝友	令德	三〇六九	卷二六二	封建一
		三〇七〇		三一一一
	輔政		卷二六三	封建二
				三一一四
			卷二六四	封建三
				三一二八
			卷二六五	封建四
				三一四五
			卷二六六	儀貌
				三一五七
			卷二六七	才藝
				三一六二
			卷二六八	孝行
				三一七〇
				三一七三

卷二八六	忠二	三三六四
卷二八七	忠諫一	三三七二
卷二七八	忠諫二	三三八七
卷二八九	圖興復	三四〇〇
卷二九〇	譴讓	三四〇九
卷二九一	立功一	三四一
卷二九二	立功二	三四二
卷二九三	薦賢	三四三
卷二九四	儉約	三四四
卷二九五	抑損	三四四九
卷二九六	好尚	三四五四
卷二九七	退讓	三四五二
卷二九八	專政	三四六〇
卷二九九	復爵	三四六四
卷二七九	追封	三四七二
卷二七〇	譴讓	三四八一
卷二七一	邪佞	三五〇一
卷二七二	不悌	三四九六
卷二七三	奢儉	三五〇四
卷二七四	耽溺	三五〇六
卷二七五	悔過	三二四六
卷二七六	褒寵一	三二四九
卷二七七	褒寵二	三二五九
卷二七八	褒寵三	三二六九
卷二七九	領鎮一	三二八二
卷二八〇	領鎮二	三二九二
卷二八一	領鎮三	三三〇〇
卷二八二	領鎮四	三三〇九
卷二八三	承襲一	三三二〇
卷二八四	承襲二	三三二九
卷二八五	承襲三	三三四〇
卷二八六	忠一	三三五四
卷二八七	害賢	三五一〇

外戚部

禍敗

三五一九

卷三〇〇

總序

三五二二

卷三〇一

選尚

三五二三

卷三〇二

委任

三五四九

輔政

三五五一

將兵

三五五五

立功

三五五九

褒寵

三五六三

忠直

三五七六

規諫

三五七九

賢行

三五八三

禮士

三五八五

論薦

三五八七

儒學

三五八九

卷三〇五

畏慎

三五九八

退讓

三五九二

廉儉

三六〇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余闇

武氏周大夫也晉侯君翼故謂之翼侯

六年翼九宗五正須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五年

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故須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邑不得復入

翼故別居鄂

列國君部十八

復邦

訓諫

察備

交質禁備

行罰

復邦

復邦

訓諫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入許許公奔

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

弟桓公十六年許叔入于許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

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

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泰爲芮十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葬

公使爲卿爲公取郿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名曼鄭姓

忽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姑姓宋大夫也

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日不立突將

死突厲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於宋人盟以厲公歸

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十五年春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遂告

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九

月鄭伯突因櫟人殺擅伯而遂居櫟櫟鄭別都也擅大

十七年鄭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儀也

以抗絕之。穆姬惠公之妹也。自罪於登臺，使以免服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今乃得。送夷之服。今行人服此衰經逆且告。送夷之服。今行人服此。日上天取。迎秦伯耳。告將以取辱。自殺。日上天

莊公十四年春厲公自檟侵鄭及大陵獲傳瑕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瑕歸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我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郿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名朔初衛宣公蒸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宣公取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所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族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公怨惠公左公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謂
或自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蹙憂以重我反
首援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怨也我食吾言背
舍天地也食消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公
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繁晉大夫恐英子

舟序元龜列國君部
復邦
卷之二百五十二

冊府元龜

公子洩右公子聫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六年夏六月衛侯入于衛放黔牟殺左右公子信公十五年九月晉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扳舍反首髮亂番下也拔草舍止壞邢幾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孤突不寐而與神言故曰妖夢矣與申生言帝許得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跋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穆姬聞晉侯至以太子罌弘與女簡壁登樓而履薪焉罌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壁罌私姊妹古之宮閨官皆居之臺

秦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_{祇適}且史佚有言無始禍_{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無怙亂_{恃人亂爲已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鉶甥且告之_{郤乞晉大夫也}鉶_{呂鉶甥卽呂}鉶字十金晉侯聞秦甥也蓋姓瑕子金教之言曰_{口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已}恐國人不從故且告之曰孤雖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之於朝_{貳伐也因公惠衆皆哭}公_哀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_{公太子愬公}愬應入公_{分公田之稅}呂甥曰_{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者爰之於所賞之衆}還_{征賦也繕治也}諸侯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_{孺子太子圉}將若君何衆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_{將若君何}衆曰

聞之喪君有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陰飭甥會衆伯盟于王城陰飭甥即呂生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飭甥王城今古武鄉秦伯曰晉國地馮朔臨晉陽縣東有王城今古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繙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繙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是以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蹙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謂毒三施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五

也言懷惠公使諸侯威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

家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荅夷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夷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戰于城濮衛侯鄭出奔楚初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六

是年晉文公執曹伯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豎掌通内外使曰以曹爲解以減曹齊桓爲會而封異姓封邢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會私詐復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曹衛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五鹿衛地城濮之戰楚師敗衛成公聞之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武謚六月晉人復衛侯寄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諸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憩之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魯公爲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歸于衛衛侯使賂周歛治產日苟能納我吾使爾爲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六

鄉二子鄭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假母弟不書殺貳也公成風大夫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假母弟不書殺貳也公成風大夫周治既服將命服廟服將入廟受命周歛先入及門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廟服將入廟受命周歛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屢辭卿見周歛死而懼

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廟

魏公孫繇謀之曰我出師以圖許不
畏晉爲將改立君

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晉必歸君十年四月

秦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以來成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

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襄子罕穆公子襄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贊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莹

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襄公之廟墻辛巳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諸侯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廬曹宣公也

曹人使公子賀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賀芻曹成

公薨于郊子襄仲立之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七

公秋賀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共役之勞請換他年

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

師

十六年六月曹師歸自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

襄公十四年二月衛侯衛獻公也名衎出奔齊初獻公戒孫

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而朝日旰不召射鴻於

固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衎入使之子衎文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其詩云彼何人斯居何之麋無秦無勇職爲亂陪陪文子居河上而欲爲亂太師掌樂大夫大夫衎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微先公作亂公使

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丘宮近城六地孫子皆殺

之四月己未公如鄭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孫

出奔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剽公孫

也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善曰吾得罪於君

衛悔而無及也各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

吾餕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

八月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悼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五十二

八

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二十六年二月庚寅

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欲國人召

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甲午衛

侯入又云衛獻公奔齊殤公立封公孫林父於伯十

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

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在齊景公聞之與獻公如晉求人晉爲伐衛與盟衛殤公會晉

公平葬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後入

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簡公公多嬖寵欲去諸

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也公

懼奔齊十二年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因其衆也

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人唐

唐燕別邑也不言於燕未得國

奔齊

訓練

昔祿去周室王道寢衰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衆者得以暴寡彊者以凌弱其國大者或僭作五軍其主狹者或竊置三卿其有以大閱於秋治兵於廟定霸爭雄更勝迭負蓋有驕武僥幸之志無民民間罪之舉徒使曠亂生於甲冑肝腦橫於原野覽之信史良有悲夫

魯桓公六年秋大閱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城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莊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智號令將以圓成治兵於廟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一

禮也

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

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睽之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子玉復治兵於蒐

子玉爲令尹故蒐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惡於是乎蒐于彼廬晉革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彼作三軍閏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幾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上三軍今復置三行以辟太子六軍之名

王行無佐疑大夫將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前作三行爲上下親軍河東間喜縣有清源

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三軍舍前作五軍今舍二軍後三軍之制夷晉地有蒐簡

宣公十四年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馬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二車千乘

大蒐數單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琊都縣有牟鄉商宋地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

十年秋七月伐莒取鄭鄭昔邑

十三年夏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二

示威知晉德薄欲乃並微會會于良七月治兵于邾

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習建而不施建立旌旗不與壬其施旆旛也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曳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北蒲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北蒲夏蒐非時

樂備

春秋左氏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是知禦備之略有國者之所惡也知周室

既衰諸侯立政彊凌弱衆暴寡交相侵伐無歲不有申嚴警備惟敵是禦於是乎興版築之役以峻其城

壘行蒐田之令以簡其軍實斯所以謹其武守固其邦國者焉

魯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中丘在邢浪東北

九年夏城郎

桓公五年城祝丘

齊鄭將襲紀人懼而來告故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郿魯下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日都無日邑邑曰築郿曰城

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地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禦備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三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綠陵

綠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綠陵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清原

文公七年三月城郚

郚下縣南有郚城郚魯所爭者城因伐邾師以城郚魯邑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及鄆

也以暮縣南有貞亭卽鄆陽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功雖有嘗節通以事聞爲聘於是

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王

成城郛

郭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鐘故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名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鞶

櫟鄉

黑肱王子圉之弟晉也鞶縣屬南陽鄭縣屬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有櫟亭夏汭漢水之入江今夏口也吳兵

於夏汭

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歲尹宜咎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禦備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四

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

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生楚大夫罷韻韋

龜城

賴之師陰縣今屬令尹子瑕南鄉郡

十九年楚王尹赤遷陰於下陰

陰縣今屬令尹子瑕

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

其世而已遷陰城郊皆欲以自完守

二十三年冬楚囊瓦爲令尹

囊瓦子襄之孫城郢楚子襄也伐陽年用

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晉所取陸渾地

定公六年冬城中城

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公疾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也

哀公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故懼

晉城啓陽今陽縣

北備晉

五年春城西郛

魯西郭北備晉也

六年春城邾瑕

縣北有邾婁城備晉也任城亢父

十一年夏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秋季孫命備守

日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鄭繙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禁衛卷之二百五十二十五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

武靈王二年城鄗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

孝惠王十一年城元氏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

悼襄王元年大備

一作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城

八年復城少梁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武侯二年城安邑

垣縣有王尾山也

八年復城少梁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年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雒陽一云擊中山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東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陵塞固陽

秦屬公十六年塹阿旁補麗戲城紀作阿旁

二十六年城南鄭

靈公元年城塹河瀨

十年補麗城籍姑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交質卷之二百五十二十六

簡公七年塹雒城重泉

孝公二年城櫟陽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涉河城武遂

楚懷王十年城廣陵

二十年交質

戰國之時諸侯並爭干戈日尋變詐鋒起既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質之約或因危以結好或匿詐以圖利

綿結未已禍敗隨焉雖其至親無所顧惜禮所謂大信不約傳有云信不繇中苟非其時何救於患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子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勿爲質於

周平王子狐

魯文公十七年晉華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也爲質焉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於晉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許之平潘姬入盟子良出質

潘危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成公二年九月楚侵魯及陽橋

魯地

孟孫請往駁之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交質

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七

公衛爲質

公子公衛成

十七年夏五月鄭太子髡穎侯孺爲質於楚

侯孺鄭公太子

襄公元年正月諸侯之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計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先齊靈玉

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初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

佩佩玉也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若大川

四年晉人使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與吳子伐楚越王勾踐自會稽反國使范蠡爲大夫祐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韓韓太子倉質於秦以和楚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兵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秦襄王文子卒秦發兵掩其轍車輦子甘露景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交質

卷之二百五十二

十六

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

楚項襄王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待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項襄王病太子亡歸

齊湣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燕陳翠合齊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曜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鷺之餘食不

宜擧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千里以爲人之終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交質

卷之三百五十二

十九

爲行具

晉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歸河東而妻之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伏臣彊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噆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胥猶須也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臣恃輦而行日食得母衰乎日恃鬻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

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無使及豈計長久爲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交質

卷之三百五十二

二十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念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摧長安君何以自託於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納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時魏太子增賈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

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兵擊秦秦王

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傷今王囚增以喜之計
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

秦昭襄王爲質於燕，武王死，燕人送歸，得立。

四十年，悼太子質于魏，荀子死歸葬芷陽。

人中男子楚爲贊於趙昭王五十年使王齧圍鄆鄆

急趙卻燕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于守
列府元龜

一云秦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

秦召春平君因而晉之世鈞爲之請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鄙中古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入秦秦必留

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
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
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贖

行信侯日善因遺之

行罰 應罰不可厭惡昔出林刺史閩之

夫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懼明罰之義本易之噬嗑蓋所以齊衆而禁暴輔世而助治者焉春秋列國力政專命至於結姦討貳閉邪懲敗亦必昭其罪戾寘于

冊府元龜

卷二五二

列國君部

交質行罰

三〇一五

典刑繇是定羈之舉衆心以服于紀之戮一成不變
斯所以臨長臣庶申明憲度寧四封之守宰糾諸司
之邪慝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國而永命者曷嘗不繇
是哉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臣歛若等日衛惠公卽位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

子黔牟惠公奔京放公子黔牟於周放寧跪于秦殺八年而後復入

十六年夏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臣欽若等曰鄭厲公卽位四年

祭仲專政公令雍納穀之痴姪祭仲之女告其父遂殺之糾公出居樂七歲復入九月殺公子翶刑體祖二子祭仲黨

刑足日刪

論語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也

足言其不能
日避害

十八年夏楚子殺其大夫閼敖初楚武王遷權于那
處使閼敖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及
司馬門即當陽東南有南郢成

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城門閭教游漏而逸郡華容縣
閭故既不能守城人爭而入而出楚子殺之

又源水而北
僖公四年夏齊人報陳轔濤塗初齊侯以諸侯之師
伐楚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轔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卿大夫當有其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郊首徐夷申侯日善濟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貧糧扉履其可也屏草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轍濟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濟塗爲誤軍道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曰晉惠公卽位六年爲秦所虜殺慶鄭而後入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五十二

二十三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五十二

二十四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塗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負羈真塗焉魏犨頴撻怒曰勢之不圖報於何有從云之勢子各有葬僖負羈氏楚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躍三百跳踊也百猶彌也魏犨傷於胷中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東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躍三百跳踊也百猶彌也乃舍之殺頴撻以狗子師夏與楚戰于濮城晉中軍祁驕奸命掌軍旅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狗子諸侯使屬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旆大旆旗名擊旆茅茂伐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筏舟之僑也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子司馬子伯之

十會隋武子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殺舟之橋以十萬之孫申息二邑子第皆從其父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莫將以爲戮此答王使微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是年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子爲轉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削鍼莊子謂客愈忠而免之

冊府元龜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五十二

二十四

靈公殺其鄭父士穀廟得初文公六年夷之蒐晉侯毅梁益耳將中君先克日狐趙之熟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廟得中於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廟得作亂